

薇野簇一

劉 溪 著



新文藝出版社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5 •

土地改革參考材料(二冊)

編輯 華中分局宣傳部

出版 華中新華書店

發

日

定價 ¥ 2,500

元宵節過去兩三天了，山上的積雪還沒有溶化，天氣寒浸浸的。

太陽落入西邊的樹林裏去了，在新犁過的土地上尋食吃的鴉鵲，陣陣的飛起歸巢了。趙永奎這塊地只落兩犁沒耕，他插住了犁，向那肚大腰圓的老沙牛吆喝了一聲：『唔吆，站住！』老沙牛停住步，用鼻子嗅了嗅新犁過的土地，疲倦的跪下前腿睡了下去。牠肚裏懷着快足月的小牛，整整的耕了一天地，真夠累的了。趙永奎朝老沙牛憐憫的望了一眼，轉臉走向地頭，非常嚴肅的用一樣大小的方步子在自己地頭來回踱了幾遍，隨後又到劉家興地頭步來步去。在一邊耕地的劉家興看透了他的心思，吆喝住了牛，腔口不好聽的朝趙永奎說道：『怎麼？我多耕了你的地麼？看在我地頭搖來步去的！』

趙永奎今年五十來歲，眼窩子深深的陷了下去，黑洞洞的眼睛和眉毛緊緊的連在一起。他是個生性不喜歡說話的人，講起話來很費力。他聽了劉家興這句話，將眉毛擠弄了半天說道：『你把地界子留在我的地上，多耕了我一地，還裝什麼腔！』接着便不再吱聲的仍在劉

家興地頭步着。

劉家興今年四十二三歲，是個眼裏不能有一點灰星土，嘴裏留不住一句話的人。他氣噓噓的叱呼道：『你那塊地六畝半，我這塊地六畝整，都是土改時分的，經過農會丈量過的，照那簇野薔薇爲界種兩季莊稼了，你想仗自己是軍屬來佔我的地麼？我可不怕你的。』

趙永奎的兒子趙春參加解放軍部隊四五年了，是個出色的機關槍手，立過功。由於負傷過重，又有很重的胃病，前日剛從榮譽軍人學校掛了幾枚獎章復員來家。老頭子趙永奎心裏也爲有這個顯親揚名的兒子而高興，但很少表露在臉上，更沒有仗兒子的聲威欺訛鄉鄰。他聽了劉家興的話心想：『四鄰都知道你那張臭嘴說話連一個小錢也不值，我才不屑理睬你，一句話，你想多耕我一指寬的地也辦不到！』他連看都沒朝劉家興看一眼，便走到自己地邊，扶起犁梢，朝睡在地上的老沙牛喝道：『吆！起來！』那老沙牛翹起頭朝他望望，身子卻沒有動彈，趙永奎甩動了鞭子，『格炸』一聲，在老沙牛頭上虛打了一下，吃力的喝罵道：『你，你也跟我作對麼？』他一句話沒說完，老沙牛艱難的爬起腿走了。

劉家興在連邊地上，聽了這話，知是關連到他的，想開口頂上去，却又看到更嚴重的事情發生了：只見趙永奎扶着犁直穿過去，把那地界上的野薔薇耕去一大半，只剩下一兩棵孤零零的豎在那裏。這簇野薔薇是劉家興土改分得土地後親手栽的。原先這地界上是農會插的

小木牌子，這小木牌被弄掉以後，他便移了幾棵野薔薇栽在自己地邊，表明在野薔薇以內是他的土地，任何人不能侵佔一犁，心想：『我在地主家驢前馬後半輩子，也沒苦到一分田。祖宗三代連死去的老伴都埋在亂葬坑裏，現在自己到底有田了，死了也好睡在自己的地上。』可是今晚趙永奎却不聲不響將他栽在地界上的這簇野薔薇耕去一多半，這就表明他的地被入侵犯了，他顧不上張嘴說話，放下了犁，一個箭步跑了過去，氣呼呼的一把拉住趙永奎的肩膀說：『趙永奎，你憑什麼想佔我的地？』

趙永奎雖是個悶不作聲不願跟人家頂嘴的人，但他要發起火來可真怕人，那個勁頭就像面前有座大山也要把它衝倒一樣。他見劉家興來拉他的肩膀，以爲是來打他的，便蹙起眉頭，瞪起深深的陷下去的眼睛，用膀子狠勁一摔，將劉家興摔得倒退了幾步，然後悶悶的說道：『哼！你要打仗麼？』

劉家興像受驚了的野鴨子一樣喳喳的叫道：『你敢打人！你敢打人！』一頭說着一頭便竄上去朝趙永奎臉上就是一耳光。

趙永奎舉起鞭桿，朝劉家興頭上直打下去，幸而劉家興眼尖，忙用膀子來擋，誰知趙永奎用力很猛，沒有擋住，一下子打在他耳根上去了，那耳後根被鞭桿頭子劃破了二寸長的口子，血順着脖子流了下來。

劉家興更加火燒頭頂，也顧不上張嘴罵，張牙舞爪的向趙永奎直撲過來，兩人不言不語的拚命撕打起來，幸而路上有人耕地回家，望到他們打架，跑來把他們拉開。那劉家興一面趕牛回家一面說：『好，趙永奎，我們走着瞧吧！』

趙永奎用力的擠着眉毛說：『我不怕你的。』

劉家興跟着下了戰書說：『明日就丈量地！要輕饒了你，我不姓劉！』

趙永奎甕聲甕氣的說：『我等着你！』

二

劉家興的老伴在解放前就去世了，給他留下一男一女，女兒劉桂英今年二十歲，兒子金鎖才十四歲。劉家興自土地改革分得土地以後，不分白天黑夜的幹，希望在地裏多榨點糧食。他心裏盤算着兩件大事，第一件：希望手頭富足一些，把亂葬坑裏的祖墳和老伴的墳墓移到自己的土地上來；第二件：就是要積蓄一些錢留着女兒出嫁和兒子辦喜事時用。可是這兩季收的糧食除買了隻小豬外，餘下就只夠自家吃的了，連跟兒女添身走親戚的衣裳也辦不到。因此誰要多耕他一指寬的地，就好比割他身上的肉一樣。

劉家興在田裏跟趙永奎撕打以後，回到家裏，一進門就嚷嚷的叫道：『桂英！拌牛草料

呀！』

桂英從廚房裏走了出來，清脆的聲音回答說：『爸，牛草料早就拌好了，晚飯也燒好了，就等你回來。』

劉家興在牛槽裏拴好了牛，便到廚房坐在鍋台後桌子跟前等着吃飯。桂英走過來擦了擦桌子，擺好了筷子和小菜，當她盛了一碗飯遞給劉家興時，在燈光下見父親半邊脖子上全是血，她吃驚的問道：『哎呀！爸爸，你怎麼啦？脖子上都是血！』沒等劉家興回答，她便飛快的到堂屋裏，拿來一長條乾淨的白布，一面替父親擦去脖子上的血，包紮傷口，一面皺着眉頭問道：『爸爸，你怎麼不小心劃破了這樣長的口子呀？』

老頭子憎恨的說道：『我家裏祖祖輩輩靠下苦吃飯，沒和人家打過官司，這下子我非和趙永奎打場官司不可！』

桂英聽了這話，已經明白幾分了，接着問道：『爸爸，是不是因為趙大伯地邊那事呀？』原來去年冬耕之前，趙永奎就說過：『劉家興多我一犁地，冬耕時非要耕過來不可！』當時劉家興聽到這個風聲，說道：『嘿！那塊地，土改時農會丈量過的，他要動我一塊土，非打扁他的頭不可！』誰知不久趙永奎的兒子來信說負了傷在常州醫院休養，老頭子嚇得連夜趕去看兒子。去了好幾天，家裏的地是別人代耕的，還是照着老地界。他回來時到田裏看了看，

發狠的說道：『春耕時我不把這犁地耕過來就不姓趙。』因此桂英心想一定是因爲這事而發生糾紛。

劉家興聽了女兒的話，用命令的口氣說道：『今後再不准你同他家裏人答腔講話了！我一輩子要同那挖人腦吃的東西斷絕來往！』

劉桂英是個青年團員，她明知父親的話不對，但她心想現在爸爸正在氣頭上，腦子裏連一句批駁他的話也聽不進去，只有過幾天等他氣消了，再來勸解他，或許還有點用處。

這時，桂英的弟弟金鎖，不知在哪裏玩得滿頭是汗的走了進來，一進門便睜着兩眼直朝劉家興頭上看，心想：『爸爸是怎麼弄的，頭紮得像傷兵似的？』

劉家興沒有看兒子，推開了飯碗，站起來說道：『你們知道一犁地每年要收多少糧食呀？你們要記住我的頭是怎麼破的，要爲我報疤●呀！』說罷對着青油燈頭吸着了煙，到房間裏休息去了。

金鎖在校裏校外雖是個調皮搗蛋的孩子，一回家在姐姐面前却是老老實實的，因爲自從母親死後，他是由姐姐管教長大的。他坐在桌邊埋頭急急忙忙吃過了飯，就到爸爸跟前睡覺

去了。

劉桂英洗好了鍋碗，到牛屋裏看看，牛槽裏的草料還沒有吃完，她要替牛拌了第二遍草料才能休息。

月亮從東屋頂上昇起了，銀色的光輝照着那生滿青苔的草屋，透過院子裏的葡萄架，一直映到蘆柴做的大門上。劉桂英坐在院子裏的板凳上，用手托着腮，想着白天父親和趙大伯的糾紛，如果要參加合作社的話，就沒有這事了；過去也曾勸說過不少次要父親參加合作社，但他總是說：『兄弟倆在一起還吵着要分家呢！人多心不齊，不會把地種好的。』接着她忽然想到剛才父親說的話：『今後再不准你同他家裏的人答腔講話！』這是多麼沒有道理呀！……她又想起昨天晚上，村裏黨團員聯合召開了歡迎趙春復員歸來參加農業生產的會議，在開會之前，有人提議請青年團裏的姑娘唱歌，姑娘們都羞答答地相互推來推去，結果是自己帶頭唱起了一個山歌，大家都拍手叫好，自己雖不好意思的低着頭，可是仍然看見那趙春在鼓掌喝彩，他幹嗎這樣起勁呢？就因為我唱得好麼……她再也不好意思想下去了。

牛槽裏的草料被那滿身長着虎斑紋的小犍牛吃完了。劉桂英剛拌好第二遍草料，忽聽那蘆柴大門拍拍的響着，有誰來敲門了，想是爲白天那糾紛吧，她走到門跟拉去抵門槓，沒等她開門，門外的人已性急的把門推開了，劉桂英一看原來是趙永奎的兒子趙春，穿着軍服站

在她的面前。

趙春先開口問道：「你家劉太叔睡了麼？」

劉桂英回答說：「他一吃過晚飯就睡下去了。」

趙春急急的說道：「你看一個榮軍的老子因爲一犁地就跟人家打起來，真不像話呀！我是來向你家大叔賠不是的。」

劉桂英聽了微笑着說道：「你在村中住幾天就會知道的，這些老人動起肝火來，一句好話也聽不進去，我看今晚不必叫醒他賠不是了。」

趙春跟着說道：「那也好，不過我是黨員，你是團員，千萬不要讓家裏因爲一犁地的問題去麻煩公家，更不要因爲這事兩家結下疙瘩。」

劉桂英點點頭說：「那是的啊，等我爸氣消了，我一定好好的勸解他。」

在月光下，可以清楚的看到趙春那黑黑的有精神的臉，他興奮的說道：「我吃晚飯時已經對爸爸說了，決不能把那犁地耕過來，我跟他說：『你和劉大叔是從小一起在地主家幹活受罪長大的，土改時又一起鬥地主，自家人爲什麼要爲一犁地打起來呢？』他雖悶聲不響，不同意我的話，可是我有辦法解決他那思想的。」

劉桂英想了一下說：「說不定我爸確實多你家一犁地呢，在土改時插的牌子被弄掉以

後，那野薔薇地界子是我爸自說自話栽的，很有可能栽在你家地上，我看既然他們要丈量一下，就讓他們丈量吧，事後再去批駁他們的思想。』

趙春不同意的說：『什麼多一犁少一犁的呀！難道我們能老是這樣一家幾畝田的自私自利的過下去麼？我一到家就和我爸說過了，必須要參加村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只有走這條道，日子才能談得上真正過好。』

劉桂英笑着問道：『今春你能使趙大伯自願的參加合作社麼？』

趙春乾脆的回答說：『那還用說麼？我在前綫打仗一直是衝鋒在前的，難道回到家就能跟着落後的老子，落在互助合作運動的後邊麼？』

這以後兩人面對面站了好一會，找不到話說，趙春不想馬上告別，劉桂英也不想說明日再會。那不說話就覺得彆扭的趙春終於提議道：『我們到外邊走走，談談怎樣發動我們兩家老人參加合作社好麼？』

劉桂英輕聲的說道：『夜裏我同你一起走，被人看見要說閒話的。』

趙春緊跟着說道：『我們這裏解放這麼多年了，村裏人頭腦還像舊前那樣封建嗎？』
劉桂英聽了這話，漲紅了臉，把眼皮垂了下來，趙春也覺得不好意思，便告別走了。

趙永奎回到家裏，把在田裏和劉家興撕打的事，三言兩語的告訴兒子趙春，趙春聽了沒等他說完就迎頭批駁了他一頓說：『爸爸，你是一個榮軍的老子呀！斤斤較量的爲一犂地和人家打起來是多麼惹人恥笑呀！』

趙永奎聽了兒子的話，心裏雖不樂意，但沒有說出口，只是悶不作聲的吸着黃煙。因爲一來兒子才來家兩天，不好跟他生氣頂嘴；二來這次兒子光榮的復員回來，鄉村幹部對他那樣尊敬，你總不能像四五年前一樣的把他當小孩子看待呀。

趙春並不顧及老頭子情緒怎樣，繼續說道：『爸爸，我一來家就跟你說過了，我們必須趕快參加村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我們紅塔村合作社不是辦得很好麼？村裏大多數人家都參加了，看你和劉大叔現在還鬧出這樣的事情來。』

老頭子聽了這話，半天才響了一聲：『再等等看吧！』便到牛房裏睡覺去了。

趙春越想越覺得他爸爸和劉家興鬧的糾紛很不對，便決意到劉家興家去賠不是，同時宣傳一下互助合作的道理。

老頭子趙永奎一年到頭總是和牛睡在一屋裏的，在村裏他服侍牛真算個頭把手了，人們

都說他服侍牛比服侍祖宗還認真，他已經養成了這樣的習慣：當牛剛吃完頭晚上拌的草，需要拌草料時，恰巧他第一覺也睡醒了；當他第二覺睡醒時，他把一個尿桶推到牛肚底下，那牛好像知人事一樣立刻嘩嘩的尿起尿來；之後，他把木桶拿開，老沙牛也就吃得飽飽的，很通泰的在乾巴巴的地上睡下了。

當趙春和劉桂英談了話回來以後，走到自家牛屋跟前，見牛屋裏燈亮着，還以為是他爸爸在給牛拌草料，誰知走到門口一看，可把他嚇了一跳，只見老頭子趙永奎一面抱着老沙牛的頭一面張着嘴喘氣，而那老沙牛却腿動頭搖的直往地下倒。

趙春忙問道：『爸爸，牛怎麼啦？』

趙永奎喘息着說：『哎！老沙牛小生了！』

趙春一看遍地都流着水，才明白老沙牛在分娩了，他曾聽說牛分娩時不能讓牠睡下去，否則不容易生下小牛，便走到趙永奎跟前說：『爸爸，你歇歇，讓我來抱着牠吧。』

趙永奎吃力的說：『這牛生產沒有足月呀，你快去把徐從善老爹請來！』

趙春看見他爸爸那一向深沉冷靜的老臉變得緊張了，知道事情有點不妙，便趕緊去找徐從善老爹了，臨出門時，叫醒了他的老母親。

徐從善老爹七十多歲了，頭髮、鬍子、眉毛都是雪白的，但身體却很健壯，耳不聾眼不花。

他年輕時就因力氣大而聞名四鄉，拿起二百多斤的糧食袋子，就像輕輕的抓個小泥塊子那樣容易。他到老年時便成了村裏的『獸醫』，村裏的牛有什麼毛病都要找他治；但他最拿手的本領還是接生小牛，在他手裏接生的小牛不下一百頭，當有些老牛難產時，經他去摸摸弄弄，就會平安地脫險，每次接小牛他都不需要一點報酬，過後，他會很得意的告訴人說：『那隻虎斑紋犂牛是我接生的呀！一生下來我就看出牠一定會長成一條好牛的！』或者說：『這條牛一生下來我就看出牠的腰身和蹄腿不錯。』除此以外，粗粗的木匠活他也會幹，因此老人在村裏很受大家尊重。如今徐從善老爹雖已是紅塔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但他仍然不辭辛勞的替人家作這些不要報酬的工作。

過了不多時趙春便把徐從善老爹請來了。老人精神抖擻的同趙春走進牛屋，只見趙永奎滿頭大汗的拚命使勁想推起那不知在什麼時候倒下去的老沙牛，儘管一旁還有趙春的母親幫助，那牛却仍像釘在地上一樣，四隻蹄子難受的顫動着。趙春先開口問道：『爸爸，你怎麼沒有弄住牠，讓牠睡下去了呀？』

趙永奎眉毛皺成一大把的說道：『我實在弄不住牠呀！』接着他轉口朝徐從善老爹說：『善大爺，深更半夜的，真勞累你了！』

徐從善老爹專心地看着地上正在難產的老沙牛，沒有回答趙永奎感謝的話，他迅速的脫

去身上的小棉襖，老有經驗的在牛肚上摸了一摸，然後走到牛背後，用手托着牛屁股，像托着小雞的屁股一樣，輕輕的托了起來。

趙春和趙永奎都以敬佩的眼光看着老人。老人像是主人似的吩咐道：『永奎你快抱着牛頭，大春你來托住牛屁股。』

趙永奎父子兩個連忙照老人的吩咐做了，這時老沙牛四條腿拚命的顫抖着，好幾次又要倒下去，老人用手在牛肚上摸弄了好一陣，那老牛拚盡了全身力氣，最容易才生下一隻小牛的蹄子，接着便上氣不接下氣的喘，老人小心翼翼的在生出的那隻小牛蹄子上弄了弄，又用手在老牛肚子上摸了摸，他那老有經驗的閃閃有光的眼睛忽然暗了下來，難過的說：『永奎，你別指望小牛活着了，老牛能保住就算謝天謝地了！』

趙永奎聽了這話，悲愴的說：『怎麼？善大爺！』

徐從善老爹低低的說道：『你這牛大約是勞累過度，小牛怕死在肚裏了！』

趙春的母親聽了這話，着急地朝趙永奎抱怨說：『你昨天去耕地，我就叮嚀又叮嚀的說要留心啊！老牛快臨月了，你怎麼還不顧牠死活的使用牠啊！』

趙永奎兩隻眼睛好像陷下去更深了，朝老婆說道：『說過後話有什麼用？地能不能療着不耕呢？』